

現代戲劇叢書

撫 養

張道藩 主編
文治平 編著



正中書局印行

884.6

677-16

2



3 0614 2649 4

現代文藝叢書總序

文學的定義，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，簡而言之，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，釋名：

「文者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。」

孔子曰：

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

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，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不補充語言之不足，文學的效能在不補助語言之所不及。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，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。正如沈約所謂：

「雖虞夏以前，造文不覩，稟氣懷靈，理或無異。然則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

也。」

我國古代政教不分，道德與學術合一，所爲文學，均爲有關治化之作，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，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，文化發達的時代。迄魏晉之世，競尚詞藻，羣趨爲文學而文學，於是文風斯靡，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，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，無如科舉繼興，文藝一道，遂成末技，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。

一般的說，語言文字，以及一切形象藝術，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，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。文學藝術的創造，因以時代爲轉移，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，內容所表現的意識，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，和所努力的成就，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。司馬遷云：

「昔西伯拘羑里，演周易，孔子居陳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離騷。」

周易、春秋、離騷，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；卽證之域外，如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託爾斯泰之作品，又何獨不然。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，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，則一也。

近百年來，東西文化溝通，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，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；或且力事模仿，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。影響所及，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，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。殊不知時代既異，地域又復不同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，自有其偉大前途，正不必削足以適履。

所幸抗戰軍興，建國基礎日趨鞏固，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，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；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，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。承接新的時代，應有新的文藝產生，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，乃一定不易之理。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，均已抱定共同信念，正在埋首努力。

去年六月，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，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，因卽貿然允諾，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，未及期年，各書已將印行。引玉之勞，雖不足以言功；然幸告厥成，事亦可喜。用綴數語，以誌所感。

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

日落

——獨幕劇——

時：一九四〇年夏，某日黃昏前。

地：膠州灣青島市。

人：麻子小元 茶房，廿餘歲，暗結同心的游擊隊員。

千秋子 日妓，具有敏慧外型，而又有着淒涼身世的姑娘，二十歲。

小划子老江 冒牌賣涼糕的——地道的游擊隊裏的小頭兒，卅歲左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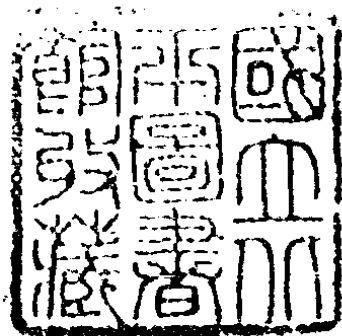
水野一郎 傷感的、反戰的、變態的日海軍少尉，廿餘歲。

景：膠州灣青島市海濱某酒排間露天場一角。舞台左部有頂蓋，從左內延伸出來。

下面擺着小圓桌，小靠椅；置放杯，瓶，油壺的小玻璃櫃……。顯然，從那用竹竿支撐着的圓門進來，從那滿帶涼意的布條裏透過身子，這兒是別有洞天。

靠中後，成圓案的擺着兩排花卉，一道不高的堤岸在舞台右部，海燈的柱子直立在它上面；堤岸的中部，幾層台階自然地形成了上下之道，它的下面是海灘，遠遠和天相接。

幕啓：夕陽斜照，園子裏靜靜地。



（麻子小元站立堤岸在守着他——小划子老江，有頃，他算着時候沒到吧；於是側轉身拿起噴水壺澆花。）

（千秋子拿着手提包從左邊園門上。）

千秋子 （下簡稱「秋」。——在竹籬邊，邊說邊上）哎！哎！我不來，我不來嘛！——怎麼還趕不上你們的東北人呢？討厭，我不來，我要休息。（跑進。）

麻子小元 （下簡稱「元」——見她來，裝模裝樣地澆着花，一面口裏哼着——）郎里格弄，里里格弄，郎里郎里里格弄！……………

秋 （坐下）小元，小元，咦！（立）麻子，麻子！

元 千秋子姑娘嗎？

秋 快要把我氣瘋了，非得叫你「麻子」！

元 我本來是麻子嘛！

秋 麻子，麻子，麻子！

元 （好像很舒服）呃，呃，呃！

秋 真把我氣死了！（快步至圓桌前坐下。）

元 （放下水壺）怎麼哪！

秋 這兒有客人嗎？

元 客都走了，姑娘。

秋 可讓我吐一口氣。

元 那您就快吐吧！

秋 啊！

元 待會兒可又有客了！

秋 誰？那兒來的？

元 你看「太陽」不是快要下去了嗎？兵船上就要來客人了。

秋 討厭！——給我來杯清水。

元 啊！多的是。

秋 什麼「多的是？」

元 你不是說清水嗎？那兒有一大海呢！（往櫃旁倒瓶子儲好的清水。）

秋 死麻子！

元 是，我是死麻子，姑娘。

秋 死麻子，死麻子，死麻子！——不說你了。

元 （遞過來）那麼，你還是喝清水吧！——怎麼啦？姑娘，你剛才——？
秋 什麼？你老叫我什麼？

元 我叫你「姑娘」，姑娘。

秋 那不是沒有出嫁的！呵！姑娘——娘，你也會拿這麼兩個字來叫我，多麼神秘呀！

元 （拿起水壺）是的，姑娘，別太精神了，「休息休息」吧！（繼續澆花繼續哼他的老調）郎里格弄，里里格弄，郎里郎里里格弄！……

秋 爲什麼老是澆花呀？小元。

元 「太陽」太大，花都抬不起頭了，姑娘。

秋 不是說「它」就要下去了嗎？

元 所以花得活命了。

秋 花沒曬死？

元 死不了的，姑娘。

秋 爲什麼死不了？

元 「太陽」總得要下去啊！

秋 哦！（像發現了一點真理）「它」厲害不了多久，是不是？

元 （害怕扯到不可收拾）嗯！是的。——呀！你的臉色怎麼這樣白？

秋 啊？……（到圓桌取出提包內的小鏡，顧影自憐。）

元 （攏來）不舒服嗎？姑娘。

秋 那些狗，把我弄昏了。

元 你是說那些從青島來的？那些給司令官做事的？

秋 你們那些最沒出息的中國人，狗！

元 他們還沒走？

秋 游擊隊把他們嚇怕了呀！趕早就要拉着我去睡覺。

元 （一驚鎮定）哦？他們是這樣麻煩你啊！

秋 他們還趕不上你們的東北人呢！我們的多少姊妹，東京的，橫濱的，長崎的，那兒都有；發配到東三省，發配到「滿洲國」，他們的丈夫，就像永遠忘不了中國似的，不比這些狗，我不理他，偏纏着我！

元 其實，這也是常有的嘛！

秋 並不希奇？

元 你會清楚你是幹什麼的，姑娘。

秋 我是幹什麼的？

元 你是——你自己還不知道嗎？

秋 我是，我是——我是個接客人的，我是——。

元 嗯！姑娘，別見怪啊！

秋 我？……是的。那麼你呢？

元 我是茶房，姑娘。

秋 茶房跟姑娘那一個好？

元 都是可憐的；不過茶房比姑娘要高明一點。

秋 爲什麼？你說。

元 嗯！你想，你千里迢迢地從海那邊來，我總還是在我們中國。

秋 這是你們的中國？

元 （昂然立於堤上）是的！姑娘，求遠是我們的中國！

秋 （似有所悟）啊！……真是個死麻子啊！爲什麼要勾起人的感情呢？告訴你，我也不會一輩子離開日本的。啊！那個「接客人的」，那個……，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啊！

元 （着急地）噓！姑娘。

秋 怎麼？

元 小心老闆聽見了。

秋 那個大和民族的寄生蟲？

元 呃。

秋 千秋子姑娘怕他？

元 不是，麻煩呢！——你簡直不像日本人！

秋 麻子！爲什麼老要勾起我的感情呢？

元 哦，得罪！

秋 告訴你，都告訴你吧！我本來就不是日本人。

元 什麼？你——？

秋 我的爸爸是中國人。

元 你爸爸呢？

秋 戰爭，戰爭，就是這可怕的戰爭哪！在靜岡，爸爸和媽媽離了婚，爸爸回到中國，媽媽沒法子過活，受了軍部的騙啊！我做了慰勞隊，我做了接客人的，我……啊！（伏桌而泣。）

元 真是個可憐的人！可是——（輕輕靠攏去），這不是你難過的地方。

秋 （抬頭）啊！

元 （雙關）慢慢的就會好了，「太陽」快下去了。

秋 你說什麼！

元 哦，我是說天氣太熱了；等會太陽落下去，天氣轉涼了不就好了嗎？

秋 我不懂你什麼意思。

元 真不懂嗎？慢慢的就會懂的。——呵，你聽，這會兒「他」可是來了。

（小划子老江駕着船在遠處唱：）

咱們這兒有兩多，

漢奸鬼子在一鍋，

窮人無吃沒奈何，

「爆破甲魚」好生活！好生活！

秋 誰？這是——

元 賣涼糕的小划子老江。

秋 涼糕？涼糕我要喫呀。（跑向堤岸）小划子！小划子！

（後台電鈴聲。）

元 噓——，聽！

（電鈴聲大響。）

元 （向內應）啊！——姑娘，一定是請你的。

秋 不，我要涼糕。

元 那麼我去，你可叫小划子別走呵。

秋 你也要——？

元 不，我不要吃——哦，我吃吃吃！

秋 噢——，這個麻子麻，一肚子怪。

元 姑娘你別說怪，這個怪裏才有「買賣」哩！哈哈！

（電鈴聲又響。）

元 呵！（急往園門下。）

（小划子老江歌聲大響：）

你點燈來我打鑼，

「水上開花」看日落，

一心兒把買賣做，

浪花裏面真快樂！真快樂！

秋 喲！他的嗓子是多麼響呀！——小划子！小划子！

小划子老江（下簡稱「江」）。——在下面——那叫我的敢情是千秋子姑娘？

秋 呃，你的眼睛也那麼明亮呀！快跑來呀！

江 哦！「你點燈來我打鑼，水上開花看日落。……」

秋 腿勁兒也那麼好，小心踏破了海灘哪！

江 不會的啊！（倏忽地上堤，手裏拿着一把槳）千秋子姑娘！

秋（笑）哼哼！你真是最有出息的中國人！——涼糕有新鮮的嗎？

江涼糕沒了，姑娘。

秋怎麼？你不做了！

江姑娘，我改了行了。

秋啊！幹什麼？

江姑娘，（用槳遙指）你沒看見那海上的「大甲魚」嗎？他把我們的買賣都奪去了啊！

秋那個大甲魚？

江哦，你不懂的，這是我們灣子裏的土話；就是那海上的兵船。

秋我們帝國的兵船！

江對了，你看那天上的太陽，不是紅得像船尾上的旗子一樣了嗎？

秋你說我們的太陽旗子？我們帝國的國徽？

江管他什麼呢！反正都要下去了。（太大意了，趕快轉灣）——哦，我是來找麻子小元的；（向園門）麻子，麻子呢？

秋別叫！——有客人找他，一會兒就來的。——我問你，你剛才怎麼說？

江我剛才怎麼說，那我怎麼知道呢？（將槳放下。）

秋鬼！

江 哦，我是要做「買賣」啊！——麻子！茶房！

秋 鬼的買賣！麻子，麻子，你跟麻子是一個船上的貨。

江 哈哈！那本來不假嘛。姑娘！你不知道，小划子老江跟麻子小元，碰見了一塊兒就軟棉棉嗎？

（小元手持紅紙條一張隨上。）

元 （接唸）「碰見了一塊兒就軟棉棉，你小划子老江和我麻子小元」。

江 啊！麻子！

元 啊！小划子！哈哈！

秋 真氣死我了！你們能不能有出息一點？

江 別發急。你的買賣不也要我們一對兒來捧捧場嗎？

元 可不，你看。（遞過條子。）

秋 誰？

元 第二號房間。

秋 （扔過條子）告訴他，姑娘不在。

江 啊？

元 （檢起條子）這個是剛來的呀！是日本客人。

秋 還不都是「狗」！姑娘是「人」，不高興跟狗來往。

元 你罵你自個兒的人也是狗？

秋 可不！到中國來做強盜的，當然是狗！

江 （驚奇地）你是這麼一個人？

元 （向江使眼色）這個不好吧？

江 （極希望他走）對！這個不妥當，你總得去應酬應酬，其實，狗也不見得全不通人性，（頗爲風趣地）比方，就像那些太太小姐們的狗，不就跟它們主人一塊兒吃一塊兒睡嗎？

秋 小划子！小划子！你也這麼死！

元 啊！不是不是——姑娘，你知道老闆也在那兒呢！

秋 他在那兒幹什麼！

元 等着跟你介紹呀！他說：你是新由海那邊來的；他說：你是這兒頂漂亮頂漂亮的；他說：你是這兒頂紅頂紅的；他說：——給我！

秋 好了好了，煩死我了。——給我！

元 是。（又遞過條子。）

秋 （打開手提包，放進條子；隨手拿出鏡子和粉撲，打扮打扮。）

江（做個尷尬像——過去）麻子！

元 啊！小划子！（雙關的）真有信兒，說來就來呀！

江（雙關地，使眼色）當然哪！要不，還幹得了「事」，做得了「買賣」？

元 這樣說，眼看着就可以撈幾把了？

江 呃，就要賺「他」幾個對本轉灣。

元 恭喜恭喜！小划子，你的「涼糕」可以不賣了。

秋 哦，涼糕涼糕，小划子，我還是要涼糕。

江 呆會兒跟你檢上好嗎？姑娘，你進去再出來就有了。

秋 一定嗎？

江 一定的。

秋 哟！你還是有出息！（關好提包，走到門邊，忽然想起）呃，小划子，你年紀也不算小了，老是小呀小的，叫着怪别扭，我看——。

江 啊！你要是不怕「辣」（跟她賣賣風流），就叫我老「薑」好咯！

秋 鬼！你還是沒出息！（返身下。）

江（轉過來）哈哈！恭喜你，麻子！有這麼一個有甜頭的女人早晚陪着你。

元 別扯了，他媽可憐蟲一個！

江 沒什麼油水？

元 可憐得很呢，——她被鬼子害得比我們還苦。

江 叫她跟着我們幹哪！我們游擊隊又不是不收女的。

元 噓！（他們打量四週，有秘密說他們「真話」的把握）買賣到底怎麼樣呀？——時候不早了，是今晚上動手嗎？

江 「爆破甲魚」啊？

元 嗯！「水上開花」行不行？

江 呃，別那麼土了，那個叫「水雷」。——朋友，我應當怎麼告訴你呢，都行了！現在就祇要再待一會兒。——叫鬼子做夢也想不到，我們沒有水雷艦也可以放送水雷！——

（往左右關照關照）我們從山裏搬出來的大砲，已經都裝好了；咯！（遙指斜岸）就在那灣灣裏。這個砲保險能放送那個「破甲砲彈」；咯！就是跟「水雷」一樣管用啊！遇着了兵船就「水上開花」啊！——這個，都是頭兒往我們軍隊裏領來的。是呱呱叫的最新式，放進了大砲裏就往鬼子的兵船上送，不叫鬼子的兵船開花不算好種！

元 有你的！划子。咱的「人」可也打聽清楚了。

江 多少？

元 鬼子船上，連官帶兵，總共不到一百人。

江 哦！

元 前天用汽划子都運走了。

江 鬼子的人本來就不够嘛！那兒被我們軍隊反攻得緊，馬上就往那兒調防。

元 那我們就動手呀！

江 砲彈——水上開花還沒連齊，只要再待一會兒，管叫鬼子的甲魚跟太陽一塊兒埋在海裏！

元 朋友，咱的買賣呢？

江 別急呀！再待一會兒，各路的水脚就可以會齊了，單是咱們這一灣，就可出到三百隻划子；有短槍，有大刀，有矛子，弟兄們又全是水裏泡大的，南邊那一港，弟兄們跟娘兒們，灑開了油水最足的綢子，專等着撈活的。

元 沒有咱的買賣，咱可急啊！

江 這就到你的事兒了。

元 要咱下水？

江 你就歡喜下水，頭兒簡直不敢派你做事了。

元 那你說呀！咱不下水就是。

江 待會兒兵船上不是要下旗子嗎？

元 那要等太陽完全下去了以後。

江 咱們就把鑼打起來。

元 要咱打鑼！

江 不是，鑼讓灣子裏打。頭兒說，單是打鑼不够，大夥兒也許聽不見鑼聲，所以派你担任「點燈」的事兒。

元 啊？點海柱子上這個燈！

江 呃，大夥兒約定了聽灣子裏的鑼聲爲引，瞧你這兒的燈光爲號。放砲的放砲，拿槍的拿槍，駕船的駕船，張網子的張網子。

元 大夥兒說好了瞧咱的？

江 瞧你的，可千萬別誤事啊！

元 保險保險！

江 記住！別忙着下水，點燈要緊，一動齊動，馬到成功！要不——。

元 哎喲！要不，要不怎麼？這點兒小事辦不到？

江 嗯，要是你——。

元 要是誤了事，咱這一臉麻子，就讓弟兄們用尖刀子一個個地剝下來。

江 哦，（抱他）我的好麻子，聽鑼點燈，買賣就這麼定了。（拿起槳來。）

元 噫！（好像是園門內有響動——強作鎮定）灣子裏一動手，（指園門內）這兒的狗怎樣打發呢？

元 也不多，都他媽溜了；現在連老闆在內，不過三四條。

江 （略一攷慮，拿出手槍）那——讓咱一個人來打發。

元 行嗎？（要他藏起槍）——那你待會兒從那邊門來，咱在這兒等你，成了事一塊兒下水。

江 沒「幹」以前，你可還得照常對付啊！

元 就這麼定。

（園門內真的有響動了。）

江 就這麼定，回頭見啊！我還得趕買賣啊！（打量園門，做一個鬼臉），「一心兒把買賣做，浪花裏面真快樂！真快樂！」（由堤岸躍下。）

元 （做戲）當心水鬼拉你啊！小划子！

江 不礙事兒啊！我的麻子！哈哈，（去遠。）

（千秋子從園門笑嘻嘻地進來。）

秋 嘻嘻嘻，小元，小元，你看啊！（高舉左手。）

元 你這麼得意啊！

秋 叫你看你就看哪！

元 啊！不是手電筒？

秋 呃，這是光線最大的三節電筒。

元 啊！要這個幹什麼？

秋 咳！你不是說太陽要下去了嗎？有這個才好回去呀！（將電筒豎立桌上）來！再給你
看這個。（伸過右手。）

元 又是什麼啊！戒指？

秋 這都是剛才那個客人送我的。

元 他？

秋 他是我們國內小有名的軍需資本家，到青島去做了買賣，現在此地風聲不好，來邀老
闊一塊兒回國的。

元 啊？

秋 你說這戒指值多少錢？

元 猜不出，百來塊吧！

秋 瞎說，這是東京最珍貴的寶石戒指，總要值——要值上幾千塊錢呢。我剛才不是說回
靜岡嗎？有這個戒指，就足夠渡過個海了。

元（鄭重地）你還是要回日本？

秋有我的媽在那兒呀！可笑，剛才那個傢伙要我跟他一塊兒回去，他要跟我訂婚。

元啊！恭喜恭喜！姑娘，你馬上就是軍需資本家的太太了。

秋鬼才做呢！我要的只是路費，只是錢。

元啊！那你就別太得意了，「太太」！

秋什麼？你叫我什麼？你說什麼？

元我說那戒指並不希奇。

秋瞧不出你麻子倒有幾分眼界，你說他不值錢？

元嗯！在此地，多的沒有，我麻子早就看見了一個。

秋誰？誰有？

元兵船上就有人有。

秋兵船上？誰？

元水野一郎少尉。

秋他？……那個兒高高穿着白衣服的？

元呃，他的手上就有一個。

秋你仔細看看，（褪下來）跟我這個一樣？

元（接退瞧瞧）嗯！差不離。

秋 差不離？

元 不但差不離，而且水野一郎說，他的未婚太太也有一個，他們是一對。（還給她。）

秋 他的未婚太太在那兒？

元 在日本。水野一郎常常一個人駕着划子上這兒來喝酒，喝了就玩戒指，他說：他一年多沒跟他的未婚太太通信了；他說：看見了戒指，就像看見了他那未婚太太一樣。

秋 啊！討厭！簡直叫我不愉快。

（海灘有划槳的聲音。）

元 啊！看！這不是他已經來了嗎？對了，他常常是這時候來的。

秋 誰？他來了？——討厭，我向他們問個明白。

元 你不跟少尉比比戒指麼？

秋 叫他別走，我要打聽打聽這戒指怎麼來的。（仍攜手提包由園門急下，遺電筒於桌上。）

（槳聲漸漸近，水野一郎哼着傷感之類的日本歌，時起時輟。）

（小元走向圓桌取杯，無意識地觸及了電筒，放下杯，一試亮光，「呀」的一下他驚喜了；於是突然想起應該預備燈：匆匆地走向櫃中，取出了「海燈」略一收拾，又取出油

壺添油——一面照顧着右邊堤岸。）

水野一郎（下簡稱「水」。——在堤岸下高呼）茶房，茶房！

元（放好燈，跑向堤岸）請上來吧！少尉。

水（上岸）船像那樣子靠着好嗎？

元不礙事的，少尉。

水不會被游擊隊駕走嗎？

元那有的事，少尉。

水（脫下帽子）這園子裏簡直沒有從前那麼熱鬧。

元客人很少，少尉。——一瓶酒嗎？少尉。

水一瓶吧！外加一杯檸檬菓子。

元是，少尉。（返身欲下。）

水停住！（拿起桌上的杯子，電筒）一定是有人在這兒。

元啊！那是千秋子姑娘，少尉。

水她？我說是他那漂亮的影子，剛才在那兒（指堤）那麼一晃呢！——她不是很難「叫」的嗎？

元是的，少尉，千秋子姑娘太紅，客人太多了。

水 我不相信。

元 我說謊嗎？

水 就憑少尉不能玩她？一個妓女？

元 哦！報告你一個新鮮的消息，少尉，千秋子姑娘有了一個跟你一樣的戒指。

水 什麼？

元 是的，就是跟你手上一樣的戒指。

水 啊！跟我手上一樣的戒指，誰？

元 我說過了，少尉，是千秋子！

水 找她來，找她來；我問他，我問她；（跑向園門）千秋子！千秋子！

（千秋子輕輕從園門進來，是經過了一種刺激後的故作鎮靜。）

元 少尉！（退後一步，一個應有的禮節——九十度的鞠躬。）

水 你？是你？

秋 是我，我就是千秋子。（放手提包於圓桌）少尉，你可別嚇壞了我啊！

水 哦，好。——茶房。

元 是，少尉。

水 酒，檸檬菓子，快！

元是，少尉。（到園門，回頭打量打量——匆下。）

水你應該知道我是誰，千秋子。

秋不幸得很，帝國的男人還這樣跋扈？

水啊！帝國的那樣柔和的女性格呢？

秋對不起！沒有了。

水沒有了？

秋是的，我已經盡夠了女人對男人應盡的義務了。

水你敢瞧不起我？

秋哼哼！真笑死人，你這樣子問我。我想內閣不會比你還小吧？那有名的軍需資本家，

不會比你還窮吧？——他們都不在我眼下呢！

水啊？

秋你不想信麼？少尉。

水你說的內閣就是那個軍部暴力派？那個戰爭的製造者？

秋呃。我討厭他那句「這點犧牲算什麼呢」？「這點犧牲算什麼呢」？我就離開了他

了。

水你曾經是被他愛過的？

秋（得意地）我曾經是他最得寵的人！

水 爲什麼你討厭他的話？

秋 不明明是騙人嗎？我們的男人快死完了，我們的女人都變成了寡婦！

水 哦！——軍需資本家跟你又有什麼關係？

秋 他們帶着我到「忠魂碑」前假哭呀！他們說着我說那些骨灰不是陣亡的！

水 哦！（同病相憐）我們是朋友，是朋友啊！

秋 你是不是討厭戰爭？

水 狗才歡喜戰爭呢！（神經暴發）只有那些貪吃的狗，狗！軍閥！啊！……（強自鎮定）

——呃，你是那兒人？

秋 靜岡的，少尉。

水 怎麼來的？

秋 大火呀！——你沒聽說靜岡的反戰之火嗎？火頭五十幾處呢！燒，燒！燒得我跟我媽

也分開了；老闆於是帶着我來支那，看這個「王道樂土」？

水 你失望了嗎？——那一羣騙子啊！別說是你們女人，我們男人都被他騙了啊！

（小元持啤酒和檸檬菓子上。）

元 少尉，（似乎一種不祥的兆頭）「太陽牌」的啤酒沒有了。

水 哦！

元 （高舉後再放桌上）這是中國出品——只有中國的了！

水 好，放下；我只要喝，喝，我要喝酒！

（小元又從櫃中取出一個杯子。）

水 這個，你喝。（遞檸檬杯子給她）這個，我喝！

秋 少尉，請吧！（兩人碰杯喝。）

水 去，茶房。

元 是，少尉。（走到堤岸，他歡喜得很，——海邊的太陽是淡紅紅的，已經到地平線下去了。）

水 （勃然）叫你往這邊下去！

元 （忍這最後一口氣）是，少尉。（由園門下。）

水 八格也路！（喝一大口，又一大口。）

秋 （也喝了兩口，放杯）唉！鬼才說這兒是王道樂土呢？我媽寫信我，國內買一點點沙糖和鹽，就要一個禮拜。

水 不都是因為戰爭嗎？（重重的放下杯，忽然大聲）我們不要戰爭！

秋 噓！少尉！

水 不要怕，來，我們是朋友，我們來——。

秋 少尉。

水 我們親愛，我們拉手。（伸右手。）

秋 （把右手給他）我們是朋友！

水 （拉着她）是的，我們是朋友，我們不要戰爭，我們親愛，（舉起她的手，高呼）我們反對戰爭！（突然發現她右手的戒指）啊？（把自己的左手靠攏去和它比一比，一點不差）你——你？（一下撇開他的手）……………。

秋 什麼？——你是說戒指麼？

水 戒指，戒指，我要問的，就是這個。一定是我太太的戒指！啊！這是對於誰我都不能忍受的！（撲上去，兩手抓住她的兩臂）說，你也是個騙子啊！你怎麼騙到了我太太的戒指的？

秋 啲啲啲！小聲一點行不行，我的朋友——你剛才還說我們是朋友呢！不應該感謝我嗎？我已經打聽清楚了，這戒指是怎麼來的？怎麼跟你那可憐的太太離開的？

水 怎麼離開的？說！說！

秋 你簡直不知道你那未婚太太的消息嗎？

水 一年多了，知道了，我寄回去的信，一封也沒有下落。

秋 信上是怎麼寫的呢？

水 我厭惡戰爭，反對戰爭，我要回國！

秋 唉！可憐的朋友！這當然是軍郵不能放過的，他們一定給你扣留了！——可憐的朋友，你先看看吧！（脫下來）這究竟是不是你太太的那個？

水 一定是的，（接過來）一定是的，啊！水——野——一郎分明是我的名字啊！是她的，是我親手跟她戴上的！——怎麼的？她怎麼會離開了她心愛的戒指呢？一定，一定是有了很淒慘的變故啊！——嗚！（掩面而泣）……。

秋 可憐的朋友！別難過吧！聽我——。

水 （突然又撲過去）說，騙子啊！這戒指怎麼到了你手上的？

秋 可憐的朋友！讓我好好地說好嗎？你的太太犯了罪了！

水 啊？

秋 在去年的櫻花時節——那個頂容易醉人的季節啊！你那可憐的未婚太太，跟許多可憐的年青太太，組織了一個「索夫團」。

水 甚麼？「索夫團」？

秋 就是向官廳請愿，要還他們出征丈夫的團體。她們說：「還我們的丈夫，還我們的丈夫」！啊！你太太做了最激烈的主幹，於是官廳把她押起來了，這個戒指也給沒收了。

水 我的太太在牢裏？

秋 還有呢！到今年，官廳允許她們有丈夫了，讓他隨着來支那的十萬婦女，到「滿洲國」擇配。

水 啊！狗，狗啊！

秋 戒指在今年春天，由官廳隨着許許多多的沒收品發賣，杉田軍需資本家——剛才第二號房間的那個客人——很喜歡這個戒指，出了很大價錢買了這個戒指。

水 買賣這個戒指的狗在那兒？都在那兒？

秋 賣這個戒指的狗在國內，買這個戒指的狗，剛才還在裏邊。

水 （怔住）這些——真的，一定是真的！（把這個戒指也順便套上自己左手）啊，可惡啊！帝國啊！——（拔下自己的袖章，高舉而問）你這樣子還要我們作戰嗎？你這樣子還要我們作戰嗎？——完了，（舉袖章的手漸漸下垂，）沒有了，（手鬆，紅日袖章飄飄落地）沒有了！（低頭……）

（舞台光暗——汽燈盒子漸漸蓋上。）

水 （突然大聲）狗！——不，我要算賬！（奔向園門。）

秋 （攔住他）找誰？誰？少尉！

水 狗，軍需資本家！

秋 可憐的朋友！他——已經走了。

水 走了？（悵然）走了！——（忽然又想起）我要找兵船，找兵船算賬！（奔向堤岸。）

秋 少尉！少尉！

水 啊？我的划子呢？划子呢？划子也沒有了啊！狗！狗！（將兩個戒子均擲向海中）

啊！（回頭望一望她，憤然——）啊！（跳下海中。）

秋 （惶急地）少尉，少尉！——啊！（大叫一聲，奔向園門。）

（鑼聲突起，舞台光極暗。）

（小元從園門奔出。）

元 燈！燈！點燈！點燈！（急急地擦火柴，點櫃上早已放好的燈。）

秋 爲什麼點燈？爲什麼點燈？

元 太陽沒有了，太陽沒有了呀！（持燈急向堤岸。）

秋 爲什麼太陽沒有了？爲什麼太陽沒有了啊！（由於剛才水野跳海的刺激，他的神經興

奮極了，拿手電筒在手，也向堤岸來，）再加上我的「光」！

元 （發現手電筒的光）呀，好極了！（放海燈於燈架，再拿過手電，依着燈柱，高舉電

筒；——舞台光全暗，電筒光如一縷銀柱，直射空中。）

（鑼聲大響，海灘呼嘯聲起。）

（突然，園門內一陣槍聲，接着重物——人體倒地的聲音，小划子老江，右手持槍，左手持着電筒奔出來。）

元（看清楚是他）划子！划子！你幹了狗？

江 嗯！——哦，燈！（急湊上堤，將手電加上去——銀柱更粗壯了！）

（海灘，一個猛烈的爆炸聲——隆！隆！）

元 江（跳起來）啊！開花啊！

（緊接着，又是一個爆炸聲——隆！隆！）

秋 啊！（她像一個祈禱者似的）我的光！給我一點光啊！（奔向堤岸，軟跪下來，手抱着小元的腿。）

（小元與小划子老江高舉電筒，矗立不動。）

（海灘裏一片歡呼聲和鑼聲。）

——幕——

二九年六——七月，曲江；

時在粵，藝術院戲劇系。

C 調 $4/4$ 日 落 插 歌

日 (黃友棣曲，賽閔詞)

落

5 6 $\dot{1}$ $\dot{1}$ 6 5 3 5 |

(稍慢) 咱們這兒有兩多，

(稍快) 你點燈來我打鑼，

5. $\dot{1}$. 6 5 3 5 1 2 |

漢奸鬼子在一鍋，

水上開花看日落，

3 2 3 5 6 $\dot{1}$ $\dot{2}$ |

窮人無喫沒奈何，

一心兒把買賣做，

rit.....

$\dot{3}$ $\dot{2}$ $\dot{1}$ 6 5 $\dot{2}$ | $\dot{1}$ — $\dot{2}$ $\dot{3}$ $\dot{1}$ 6 |

爆破甲魚好生活! 好生

浪花裏面真快樂! 真快

| 5—5 0 ||

活!

樂!

撫養

——一幕劇——

紀念 南丁格爾女士誕辰

時：抗戰第×年五月十二日晚。

地：戰區某兵站醫院。

人：方之蕙——護士，十九歲。

林昌明——護士，二十歲。

柳德——護士長，三十餘歲。

王士漢——傷兵，三十歲。

王嫂——洗衣婦，二十餘歲。

景：某兵站醫院護士休息室。

室內有三角形的大窗，有寫字桌，靠椅，茶几。

有兩個門，一通寢室，一通走廊至病房。

有一個衣架，上面掛着林昌明的工作服，和護士長柳德的黑色長斗篷。

有一些藥品置放在櫃子裏，櫃旁有洗手盆等件。

壁上掛着耶蘇和南丁格爾女士的遺像，南丁格爾像前擺着一些鮮花。

幕：幕開，林昌明在寫字桌邊書寫。

（外面一陣鈴聲。）

（她注意聽了一下，起身把另一扇窗子也打開了，看看手錶，不自覺的講出一句：「已經九點了！」……回轉來，她再寫下去。）

方之薰端着盛手術工具的磁盤進來。）

林（掩上所寫的紙張）怎麼樣，方小姐，楊團副的手術經過平安麼？

方危險，血出得太多了；（她一面放下盤子）整整的一條左腿都腐爛完了。（洗手消毒。）

林啊！他可不能就那樣完了！

方爲什麼呢？

林噢？你忘了他是上次戰役中最有功勛的戰士麼？

方還沒有忘啦！小姐。

林……護士長呢？

方她又到「東病房」去了；……我可不能老是跟着她跑。已經九點了，該下班了，我要休息。

林告訴你：護士長昨天半夜裏就起來了呢！

方 她半夜沒睡？

林 可不，她真是太辛苦了。在她自己，好像一點也不覺得，却很高興的叫着：「今天是南丁格爾女士的生日呢！」

方 （站在畫像面前）南丁格爾女士的生日！呵！今天早上我們的「拜生禮」真是太簡慢了。

林 這個，爲了工作，南丁格爾女士會原諒我們的。

方 哼！原諒你？原諒你就有工夫去寫信。

林 你瞎說！

方 怎麼，那兒不是的？……那一看見我來，就收藏在桌子下面的……？

林 這是我剛替護士長辦完了一件「公事」，是給周硯石周經理的。周經理在後方辦了一個「中國生產工廠」，護士長給他介紹了幾個殘廢同志去工作呢，以後我才給——。

方 才給「他」寫了一封信。

林 鬼！

方 哈哈！

林 不止一封，有兩封呢！

方 兩封？

林 呃。一封是給我媽媽的，一封是給同學會的。——還有「兩封信」給他呢！我跟他的

感情，爲了工作，爲了時間，也爲了空間，早已淡得像一湖秋水了！

方「同學會」不就有「他」麼？

林他他他，就像你似的，總是忘不了「他」！咯，都給你看去。

方得了，用不着看，我就不會像你那樣子不坦白，我馬上就要告訴你一個「祕密」。

林祕密？

方明天早上就要公開的祕密：我要跟「他」一起走！

林走？你們到那兒去？

方隨便，那兒好玩就到那兒。

林你要到後方去？你要和「他」一塊兒到後方去？

方呢。我已經同意了，一到後方「某」都市，我們就宣佈訂婚！

林啊？……他不是——？

方他們就要調到後方去了，去補充，去休息！

林我看院方是不會馬上讓你走的。

方可是我堅決請假怎麼樣？……唉！這兩個月來的搶救傷兵工作，人可真變成牛了！你看，我們的休息同工作成了一個什麼比例？我們的營養又是些什麼東西？精神方面，連

一分新鮮的畫報都看不到，還不把人悶死！……還得時時刻刻讓那些老粗們叫着：「看

護，藕粉」！「看護，我的綑帶又散了！」他們從來就不喊你「護士」。

林 我看這是少數的人吧。……這也難怪呀！他們那兒知道「看護」跟「護士」有多大的分別呢。

方 叫我可就真不高興呀！唉，我舅舅的話真不錯：「放着好好的小姐不當，要學護士，真是自討苦吃！」

林 不要這樣子了，快不要這樣子了！方，你是什麼魔鬼附了體，才使得你這樣子啊！你知道這是犯罪的嗎？

方 隨便，犯罪就犯罪吧！

林 怎麼？三年的學習生活，兩年的工作經驗，還沒有使你的信心堅定麼？

方 哼！

林 忘了我們的工作是最神聖的撫養工作麼？忘了我們的工作是促進世界婦女平權的唯一途徑嗎？

方 高調！

林 忘了你還是我的妹妹麼？一個作妹妹的，能夠這樣子隨便麼？

方 那就算我是你的姐姐好了。

林 得啦！別孩子氣了。讓我唸這封信給你聽吧！

方 ……………

林 讓我們把回憶的情緒培養起來。回憶，不常常也有很甜蜜的嗎？

方 要唸就請快吧！別那樣嚙嚙。小姐，我還有事呢！

林 好！（她展開信唸）「親愛的同學們！……」。

方 別忙。這中間一定有你的——「他」咯！

林 討厭！……

方 得。我不打岔，請唸下去吧！

林 「我永遠不能忘記前年的今天，當美麗的陽光與燦爛的金黃色閃耀在會場上，而長青的修竹又點綴在滿園的時候，十五個健康的我們，要畢業了。也就在這一天，我們同許多的姊妹們，舉行了盛大的對南丁格爾女士的紀念：那許多先生們的訓詞，那許多來賓們的祝賀，那許多意味深長而又精彩的表演，至今想起來，是多麼叫人神往呵！」

方 （感動地）是的，真是叫人神往！

林 「……南丁格爾女士的精神是偉大的，她是我們護士界的模範，值得我們永遠向她學習。……」

方 哈哈，「學習」，南丁格爾女士可不收像我這樣調皮的學生吧？

林 「……我和之蕙……」（故意的）「你們還記得她嗎？那個不愛寫——『普通』信，

時常愛發怒又時常愛發笑的『小姐』，你們還記得她嗎？……」

方 你這個缺德鬼，我打掉你的手爪子，給我！

林 不給，不給，偏不給！

方 給，給，給，偏要你給！（把信搶過來。）

林 哈哈，這些話沒有寫，還在我心裏哩。

方 沒有寫？（唸信）「我和之蕙——到戰地工作，已經整整一年了，先是在紅十字會醫療防疫隊，後來被調到這個兵站醫院裏工作，啊，你們更記得我們的護士長柳德先生的吧！她比我們工作得更久啦！……」啊，你這個鬼，真不怕麻煩。

林 （拿過信）還是讓我來吧！（唸）「這兒的傷兵很多，我們的人手又少，所以工作是非常繁忙，特別是在疲倦了以後，我們常常懷念起母校和你們；你們呢？也常常懷念我們嗎？……」

方 得了得了，還懷念呢！告訴你：她們在後方，生活比我們舒服！對不起，我可要收拾東西去了。

林 你——

方 別忘了，我快要「走」了！再見。（往內門下。）

林 ……真是一個不能理喻的人……她要是真走了，那怎麼好呢？……（放下信）不，我

們不能讓她這樣走。（往外門走。）

（護士長提着小燈迎上。）

林 柳先生！

柳 要到那兒去？林小姐。

林 你好久沒有來，我想去看看你呢！你真是太辛苦了。（把燈接過來。）

柳 沒有什麼。我們的負傷將士都睡下了，他們都睡得還好。（她也擦擦手。）

林 那您該可以休息一會兒了，柳先生。

柳 謝謝你，林小姐。我想暫時我也是不應該再到病房裏去了。

林 啊？

柳 他們真是太客氣了，我一去，他們都要抬頭招呼。有的還要坐起身來喊着：「護士長！柳先生，」我真不曉得應該再多給他們些什麼安慰才好！

林 這是您平常對他們太好了，才使得他們對您這樣崇敬！

柳 那兒呢！這是我們大家的成績！啊，我託你計算的數目字呢？

林 已經好了。（她到寫字桌前拿出單子。）

柳 比較怎麼樣？

林 上兩個月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十一；現在減少到百分之九了。以後，我看只有更少的

了。

柳 嗯，我們還不能這樣樂觀。（她到藥櫃旁拿出輸血管。）

林 血管？不是已經注射完了嗎？

柳 是的，新的「血漿」要在明天才能到，舊的又已經用完了，這是戰地缺乏醫藥的常有現象，（笑笑）我只有另外預備一點了。

林 這是您……？

柳 （虔誠地立在掛像前）這是主給我的鼓勵，南丁格爾女士給我的精神！昨天上午，我請宋醫生給我抽的。

林 什麼？真的您抽了自己的血？

柳 沒有值得奇怪的必要，像這樣做的，我早已不能算是第一個人了。

林 您這是預備……？

柳 給我們最有功勳，可是傷勢又最重的楊團附注射用的。

林 他今天晚上……？

柳 呃，不知道今天晚上，他是不是可以平安地渡過？剛才，他是最痛苦的了！

林 是呀！剛才我也問過方小姐的。……柳先生，您像這樣做，叫我們怎麼好呢？

柳 這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事！再說，你們的「血型」也不適合。（將血管放下。）

林 柳先生！

柳 不要管這個了吧！今天早上你說令堂又來信了，是嗎？

林 是呀！我連回信都寫好了，柳先生要看嗎？

柳 不用了，你講給我聽聽吧！

林 這次可好笑死了，我媽媽要我——。

柳 又要你回去？

林 不，現在要回去的不是我，是——哦，我媽媽要我努力工作，多多的救護負傷將士。

柳 啊！老太太忽然這樣慷慨起來了，她不是怪捨不得你在前方工作的嗎？

林 誰說不是。可是敵人的飛機終究改變了她老人家的觀點。

柳 府上被炸了嗎？

林 比炸了還慘！

柳 啊？

林 這是抗戰以來家鄉所遭受的第三次轟炸，也就是最大的一次轟炸，我媽看見四種人，就是四種不同的死法：一對母子緊緊地被燒死在一堆；一個女孩子頭掛在樹上；身子倒在樹下；一個老太婆被活埋在土裏；一個警察連人帶槍開着血花……。

柳 ……。

林 媽說：想不到敵人到現在還是這樣殘酷；媽說：這世界的確還需要年青的人多賣些氣力；特別好玩的是媽還說：她恨不得我有一個妹妹也來學護士！

柳 哈哈！老太太真是好！請你給我多多附筆問安吧！你說，我們一定遵照她老人家的話做！

林 好！多謝您。不過……。

柳 還有什麼嗎？

林 我是說方小姐的問題。

柳 她不是已經休息了嗎？

林 不！她要走了。

柳 走？到那兒去？

林 本來我是不該講的，可是，我更應該忠於您，忠於工作。

柳 你照直說吧！

林 她要到後方去了，她要同她那個醫療防疫隊的「朋友」一道兒走；不，他們的感情，已經到了雙方同意訂婚的程度。

柳 她一點也不念及目前的工作嗎？

林 她對工作起了無比的厭煩，她咒咀戰地的生活，她像神經病似的，說了許多許多難聽

的話。

柳 那麼你……。

林 我用盡了方法勸她，她還是堅決要告假。她並且還說，「悔不該學習護士的！」

柳 好了！好了！我失敗了！

林 柳先生！

柳 主啊！我們的南丁格爾女士！你們的弟子失敗了！

林 柳先生！這不是你的失敗。

柳 當工作正在繁忙的時候，一個工作者會根本動搖了她的信心，這不是我的失敗是什麼？

林 這是她自己的失敗。柳先生！不要難過吧！讓她去吧！還有我們呢！我是絕對不會離

開您的。還有張小姐，楊小姐……。

柳 謝謝你們！你們真是太能安慰我了。不過，我不能讓她這樣走。就在今天晚上，我跟她來一個澈底的解決吧！我相信她的本質是好的。

（洗衣婦王嫂在遠處哭叫起來：）

——救命啦！救命啦！

（王士漢的酒醉嗓子：）

——看你往那兒跑！老子打死你，非打死你不可！

（王嫂的哭叫：）

——救命啦！救命啦！

柳 這是誰？

林 一定是打架，我去看看。

柳 不！你不能去。讓我去。（穿起黑披風。）

（王士漢的酒醉嗓子：）

看你往那兒跑！老子打死你，非打死你不可！跑……！（聲漸遠去。）

柳 他們要造反了嗎？

林 柳先生！您當心！……。

柳 不要緊，你在這兒不要動。（下。）

林 （向內門）方，方小姐，你睡了嗎？快出來！外面有人鬧事了。快呀……！

（方在裏面應聲：）

——好，我來了。

（王嫂的叫聲又響：）

——救命啦！救命啦！

（王士漢的叫聲：）

——跑……？老子打死你！打死你！

（王嫂跑上，反推上門。）

嫂 啊！林小姐！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

林 你……？

嫂 我男人要打死我。小姐！他說我說他販賣私鹽，他是販賣私鹽嘛！

（王士漢拍門。）

——開門，快開門！

嫂 啊！他來了！小姐！

林 快別做聲！別叫！

（王士漢用力推門——。）

王 開門哩！開——（他進來了。）

嫂 哦！小姐！

王 你往那兒跑？老子打死你！非打死你不可！

林 王士漢！

王 小姐！你不知道，我不要她的命，她要我的命了。

（方之蕙脫去了工作服，換了一件較爲漂亮的旗袍，提着手提箱上。）

方 鬧什麼？鬧什麼？

嫂 哦！小姐！救救我！我丈夫要打死我！

王 別他媽的跟老子裝死了，老子還沒打着你呢！

方 王士漢！你瘋了？

嫂 小姐！告訴你：他是販賣私鹽嘛！他自己不小心，給護路隊沒收了，他回來就喝酒，發我的脾氣。……他還說「沒關係，這邊沒飯吃，到那邊有飯吃」！……哦！小姐！他是說……，他想當漢——。

王 你，你這個壞東西！我可真要打死你了！（他舉起拐杖。）

（護士長突然出現在窗口。）

柳 放手！放手！

王 ……。

柳 （進來）想一想你這是一種多麼粗暴的舉動？你看一看這是在什麼地方？你認清楚要打的是誰？

王 護士長！——哦！柳先生！

柳 還不把拐杖交給我！

林 快呀！快交給柳先生！

王 柳先生！（交過拐杖。）

柳 馬副官要用繩子來細你了，是我勸他暫時不要來，這件事就交給我辦。我說，你是很聽我的話的。

王 是的，柳先生。

柳 你是真聽我的話嗎？

王 我們向來是聽你的話的，不過她不應該那樣說我，她總是我的老婆呀！

柳 她是對的。她要你不賣私鹽，這是對的。她希望你不上邪路，這更是對的。你不但應該打她，還要感激她才好。

嫂 他要打死我呢！護士長！

柳 （搖搖手。）

方 你不要再講呀！聽柳先生說。（放下手提箱。）

柳 不要以為傷口好了已經出院了就可以隨便，傷好了，更應該做一些好事，做一個好人。……你的傷口是完全好了麼？

王 沒有，有時候是發痛呢。

嫂 你要喝酒嘛，要喝酒嘛！

柳 王嫂。

(外面病房有呻吟聲。)

柳 聽！

(呻吟聲大。)

柳 病人可被你們吵醒了！林小姐，你快去看看是那個房間？

林 好。(她穿上白衣戴上白帽。)

(病人呻吟聲。)

柳 要是有什麼事，請你馬上告訴我。

林 是，柳先生。(下。)

王 (幾乎有傳染性的) 哎喲，哎喲，他媽的，我也痛起來了。

柳 怎麼，你——？

(病人呻吟聲。)

王 剛才我摔了一下……。哎喲，哎喲，我的創口……。 (坐倒下去。)

柳 方小姐，請你給他看看。(脫去披風。)

方 嗯，把綳帶打開吧。(爲王解綳帶。)

王 哎喲……痛！

嫂 不要給他看，方小姐。

柳 你也不要再講了，王嫂。

方 （已經完全解開）柳先生，他的創口又發炎了。

柳 趕快再給他敷點藥吧！讓我來。（到櫃取藥。）

柳 還要喝酒哩！打人哩！看你還喝酒不喝酒？看你還打人不打人？

柳 方小姐，你請王嫂到裏面坐坐去吧？（爲王敷藥。）

方 好，去吧！王嫂，別在這裏跟他嘔氣了。

柳 謝謝你！方小姐。護士長好，你們小姐們都好，就是他呀……。

方 去去！（方推入內。）

柳 （爲王敷藥）有了罪過的人，是要遭受懲罰的，從今以後你還預備再犯罪嗎？

王 不敢了，柳先生。

（方之薰上。）

方 真是的，一個出了院的人，應該做在院傷兵的模範，那還能夠在夜裏跑來打架呢。

柳 再也不要販賣私鹽了，有空應該多認幾個字，再過半個月，我介紹你到後方生產工廠裏去。（敷治完畢。）方小姐，你知道林小姐把那件公事辦好了嗎？

方 哦！她告訴我已經辦好了。

王 柳先生，你待我們這樣好，我們怎麼感激你呢？

柳 只要能夠好好做一個人，就比用什麼感激我都強。

方 讓我來收拾吧，柳先生。（拾換藥器具。）

柳 也好，還是讓王嫂來扶他回去吧！他是不能走的了。（到盆邊洗手。）
方 王嫂！王嫂！出來吧！（將器具還原。）

（王嫂上。）

柳 你把他扶回去吧！王嫂，我已經勸了他，兩口子好好的，別再吵了。

王 （向嫂）好咯，麻煩你，我們回去吧。

嫂 哼！麻煩，要是我被打死了，看那個來扶你？

方 王嫂！

嫂 （拿起拐杖）咯，這是你的「寶貝」！（王接過去撐着，她再扶着他）走哩！

王 柳先生，方小姐，多謝你們了！

嫂 （對王）哼！（扶下，方過去關門。）

柳 （坐下歇了一口氣）方小姐。

方 柳先生。

柳 現在剩下我們兩個人了，我們來商量一個問題好嗎？
方 問題？

柳 我已經很清楚，醫療防疫隊明天要到後方去了。……那個手提箱是你的嗎？不過我還想不出你拿手提箱的意思。

方 啊？

柳 你有什麼事要跟我商量麼？

方 我……。

（病人呻吟聲。）

柳 時間寶貴得很，你快一點好麼？

方 我……我想我現在的腦筋是非常複雜，您，能讓我再攷慮一下嗎？

（呻吟聲大響。）

柳 你還要攷慮？……

（林昌明急推門上。）

林 柳先生，二十七號楊團附的傷……。

柳 怎麼了？你快說！

林 已經非常沉重了！

啊？

林 他的呼吸很急促，脈搏已經很遲緩了。

柳 把注射的「葡萄糖」和「鹽水」快拿去吧！

林 好。（取藥，並端注射的器具。）

（病人呻吟聲。）

林 柳先生，這一次是很需要您去了。

柳 當然。……方小姐，爲了病人，回頭我們再商量吧！……（在門邊）不過我相信你的決定就是我的決定，我把一切託付給你吧！（與林下。）

方 ……「把一切託付給我？」……這是什麼意思？連一個傷兵都能那樣聽她的話，我難道還不如一個傷兵嗎？……啊，真叫人爲難死了！……我怎麼辦呢？（緩緩的走到手提箱前，打開手提箱。）

（王嫂上。）

嫂 方小姐。

方 你……？

嫂 我可忘記了一件大事，我真被那個醉鬼趕糊塗了。

方 你還有什麼事？

嫂 我是來跟您……來跟您道喜的！

方 道喜？道什麼喜？

嫂 喲！別瞞我了，老陳都講給我們聽了。

方 那個老陳！

嫂 就是招呼趙分隊長的那個工友呀！他說：小姐要跟趙分隊長一道兒回後方去，你們要訂——要訂婚哩。

方 多嘴！沒有的事。

嫂 也難怪嘛，年青的人，總是不好意思的。……這一下可把我爲難了，我想，小姐平常待我們那麼好，遇着了喜事，那能不送點禮呀？……喲！一下子，我可想起我的這一個繡花枕套來了。（從口袋內搜出——已用紅紙包好。）

方 ……

嫂 小姐可別嫌棄，這還是我十六歲當姑娘的時候繡的花呢！一向沒有好鋪設，那個用這個。今天，它可見到主人了！

方 你真是那兒來的這麼多把戲？告訴你：訂婚，沒有的事；枕套，謝謝你，我不收。

嫂 您要是嫌它不好，這可是真的，您要是還瞞我，那我可要難過了！

方 那隨便你吧！

嫂 隨便我？那我就把它放在這裏。

方 ……。

嫂 護士長呢？方小姐。

方 她看病去了。

嫂 哎喲！深更半夜，還去看病，她真是太辛苦太好了。

方 是嗎？

嫂 可不……方小姐，告訴你呀，護士長在大前天還教了我們洗衣服呢？她說：洗白顏色的衣服，不要專用肥皂，最好用漂白粉；洗有顏色的衣服，最好是先把它放在鹽水裏泡一泡，再洗就不掉顏色了。

方 哦，那你們可會洗衣服了。

嫂 可不……還告訴你呀！方小姐，護士長還教了我們做紅燒肉呢。

方 啊？

嫂 她說：傷兵同志老愛打狗喫，這是不好的習慣；我們可以自己養豬。她說：要是做紅燒肉呀，就絕對少不了料酒跟白糖，沒有料酒，肉不會爛；沒有白糖，味就不鮮！

方 你真是有完沒有完？給我聽——。（打開門。）

（病人呻吟聲。）

嫂 啊……？

（林昌明匆上。）

方 林小姐！

林 （略一點頭，急向櫃旁取「輸血管」。）

方 怎麼樣了？

林 （指管）只有這一個希望了。（欲行又止）方小姐，你決定了嗎？

方 還沒有。我難過得很！

林 在這個最短時間裏，我還想給你一個最後的貢獻：你知道這個管子裏的血漿是誰的？

方 誰？

林 舊的血漿已經用完了，新的血漿要在明天才能到，可是我們忠勇的負傷者，他是等不到明天的了。

方 這是……？

林 爲了挽救他那垂危的身體，爲了盡我們還能盡到的人事，我們的護士長柳德先生，她抽了自己的血在這裏！

方 她……？

林 她是我們的師長，也是我們的姊妹，她的工作精神與工作态度是如此！我們不是一塊石頭，我們不能不有一種很大的感動！

（呻吟聲大響。）

林 啊！對不起！你知道我不能再有一秒鐘的耽擱了。（下。）

嫂 啊！我也得看看我那個醉鬼去。小姐，我再也不麻煩你了。（下。）

方 討厭！（重重地關上門）……「我們不是一塊石頭，我們不能不有一種很大的感動！」爲了挽救我們忠勇負傷者的身體，爲了盡我們還能盡到的人事，她連她自己的血漿，都貢獻出來了！……我可幹了些什麼呢？……不！我不能去了，我不應該跟他一塊到後方去。我馬上寫信通知他！（關好手提箱展紙提筆）……可是，他會不會……，天啊！我顧不了那許多了！（握管疾書。）

（外面一陣鈴聲。）

（風吹樹影搖動。）

（少傾，敲門聲。）

方 誰？……（放好信）請進來。

（柳德緩步上。）

方 柳先生！

柳 我剛給我們的勇士注射了那最後的一針，他的體溫已經顯然增加了，同時，我也不能讓你太久候了。（放盤，洗手。）

方 沒有什麼，柳先生，你才真辛苦了。（爲她倒上一杯開水。）

柳 謝謝你！對於「問題」你已經「考慮」好了嗎？

方 已經好了。

柳 好極了。可別忙，我還想先請你給我說一點「歷史」。近來我的腦筋很亂，許多事我也不大記得了。

方 您請講吧！

柳 我們的南丁格爾女士是生在一八幾〇年？

方 一八二〇年五月十二號。

柳 她的去世是……。

方 一九一〇年。

柳 從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一〇，這一段歲月不算短啊！

方 是的，南丁格爾女士的肉體，是存在了九十年〇三個月，可是她的精神是存在於全世界！

柳 哦！南丁格爾女士美麗嗎？

方 她有窈窕的身材，慈祥的儀容，當她年青的時候，真是非常美麗的！

柳 那麼，一個人當在美麗而又青春的時候，她一定有許多「羅曼斯」的故事吧？

方 不，南丁格爾女士美麗和青春的對象是工作，堅苦的工作！

柳 那時南丁格爾女士服務的戰區是——？

方 格利米亞。

柳 那時的交戰國是——？

方 英法土的協約軍與俄羅斯。

柳 比我們這個時代偉大嗎？

方 當然沒有。

柳 那個戰爭比我們這個「抗戰」還有意義嗎？

方 我們這個爲求全世界人類自由平等幸福的抗戰，自然不是當時的狹義戰爭所可以比擬的。

柳 那時候的醫藥發明，有現在這樣完全嗎？

方 不，那時候連麻醉藥都還沒有呢！

柳 哦！方小姐，我真是要足足地送你一個一百分，你的答案都是這樣流利而圓滿。可是真奇怪：我們這一個時代既是比那一個時代還偉大，我們現在的醫藥既然比那一個時候完全，我們這一個抗戰比那一個戰爭又更有意義；那麼，爲什麼我們的姊妹們，還不能努力地學習南丁格爾女士呢？

方 ……

柳 爲什麼我們還有一種人，她偏偏是背道而馳呢？

方 ……

柳 我們的信條：第一是高尙的人格；第二是堅忍的志願；第三是勇而無私的冒險精神！……爲了抗戰，我們曾經發過誓：任憑到天涯海角，做護病的差遣員！這一些難道你都忘了嗎？

方 柳先生，求求您，您不要再這樣子講好嗎？我已經够難過的了（拿出信）這是我快要發出去的一封信，（又遞過枕套）這是王嫂送給我的一點賀禮，都請您隨便怎麼處置吧，我再也不要看見它了。

（林昌明上，手拿着試溫表。）

柳 咳！林小姐來得好。

林 是的，柳先生，你可以安心了：楊團附的體溫和脈搏都已恢復了常態，他已經緩緩的入睡了，其他的負傷同志也早入睡了。

柳 主的賜予！抗戰的洪福！（略一看信）好！我答應你：方小姐，不過我們並不是一味地崇尚「獨身」，家庭還是重要的！正常的友好關係，更是爲事實容許的！我負責的告訴你，這一切不過是時間的問題。在一個段落告終——這兒的負傷官兵轉送完畢以後，（指枕套）我一定把這件東西奉還給你，並且我還要送一些更好的禮物給你，歡送你踏

上歸途，讓我們在報紙上看見你們的名字！

方 柳先生！（感動欲泣。）

林 哦！我的好妹妹！你真的不走了嗎？我高興死了，我來替你保存！

方 不，林小姐，（把信拿過來）我要請你替我明天轉送這封信給他，爲了工作，請他給我一千個諒解吧！（交信）謝謝你！

柳 啊！林小姐，請你把寫給周硯石周經理的信也發出去吧：你說，我盼望他的「中國生產工廠」早一點開幕，我所要介紹工作的傷兵，不久就要來了。

林 是的，明天一早我就辦理。

柳 就今晚發生的事情看，我們的傷兵同志，我們的自己姊妹，都是多麼需要一種健康的撫養啊！

方 柳先生，只要跟着您，這個「撫養」是不成問題的。您是我們東方的南丁格爾，中國的南丁格爾女士啊！

柳 那裏，我們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成績，那兒趕得上南丁格爾女士呢？不過，我們正應該向着她開闢的大道前進！（她撫摩着方的頭髮。）

——幕下——

通車

——一幕劇——

時：湘北第×次大捷之傾。

景：粵漢鐵路北段——湘×口至衡山之間，某車站旁「外揚旗」處。

外揚旗「板道閘」附近，小小的屋子，我們看得見的是它的背面，有一個高高的堤坡，與舞台的「幕線」成平行，一直向兩端延伸，它等於一個車站的「月台」，實際月台在左邊那一端已經截止了。

跨過堤坡下來，這裏竟也有一兩張長靠椅和石方桌；還有樹，有電線桿。堤坡左邊是一個某烈士墓，但我們看不見那座墳，只看得見這個墓園。

我們綿長的粵漢路軌，便是在坡那邊低凹處平滑地伸長着，這樣，我們又看不見火車了。好在也無關緊要，我們是可以從「音響」上想像出來。

有一個白色的圓牌樹立在堤坡上，上面有一個斗大的「鳴」字，它警示着司機和行人，火車經過這兒是要叫的。

冬天，還只在早晨，就已然顯得出這又是一個罕有的好天氣，尤其例外的這一個上午竟沒有警報。原只說南國的冬天才一直有這樣晴暖，然而，在這接近湘北的某車

站，竟也一般模樣！

人：老戴揚旗手，四十歲左右。

羅克明 車務段稽查，卅歲左右。

孫安傑 工務段路工，廿三四歲。

王小五 同右，廿歲。

陳照 ××部儲備參謀，卅歲左右。

方玲 他的助手，××服務團團員，十九歲。

小馬 小販，十幾歲。

大角一郎 作爲所謂「中國通」的三等貨的日本間諜，一名「康先生」，卅餘歲。

手島英子 滿族血統的日本女人，他的助手，廿歲。

劉龍 工務段工頭，廿七八歲。

幕啓：車站上有火車頭叫——。

一陣「打點」的鐘聲……。

老戴拿着紅綠旗，口裏含着哨子，與羅克明立在堤左邊。

孫安傑與王小五在右邊挖着土做工。

打點的鐘聲……。

羅 又要錯車了！——一共過去了幾次車？老戴。

戴 已經四次了，羅稽查。

羅 都是「軍車」嗎？

戴 開出去的多半是軍車。

羅 開回來的呢？

戴 昨天晚上只有七十二次是客車，其餘的早就亂了。

羅 偽裝着些什麼人？

戴 家眷，我們的負傷同志和行李啦！

羅 哦，我太忙了。

（火車頭的叫聲——。）

羅 呃，你不要去招呼那個車頭換水？

戴 是的，我要招呼給「掛上」。（他一轉身，揮動着紅旗，吹動着哨子，在招呼那個車頭。人也漸漸隱身在低凹處去了。）

王 （挑擔土下去轉來）呃，老孫，誰？

孫 （他在挖土）誰？

王 咯，他！

孫 別裝傻了，車務段的羅稽查你不認識？

（火車頭的移動聲，隨着老戴的紅綠旗的收展和哨音，時斷時續。）

王 呃，他老是瞧着那一邊呀！

羅 誰？——哦，有事找我嗎？安傑。

孫 嚇，羅稽查，你老不客氣，「老——孫」不就得了嗎？

羅 怎麼？

孫 這像我怪不習慣的。

羅 （笑笑）趕着修好，讓這趟車過去嗎？

（王小五挑土下，旋上。）

孫 是的，前天鬼子飛機的手溜彈炸的。已經趕修好了，路基可還是鬆的。

（右後方，做工的吆喝聲漸起。）

羅 好的，我們應該緊張起來，這樣才對得住前線的弟兄們！——小王，你們還有人呢？

孫 多着呢，我們是分過來的，（遙指右側後）那邊，哥兒們都在呢。

（做工的吆喝聲大響。）

羅 我們偉大的力量！

（坡左後上來了陳照。）

照 克明，克明！

王 羅稽查，不是叫你的？

羅 啊？

照 克明！

羅 老陳，陳大參謀！（拉手。）

照 我的眼力不算壞吧！老遠從車窗中就看見是你。（他們走下來。）

羅 有名的「千里眼」嘛！怎麼？老朋友。隨這趟車上前方去嗎？

照 什麼！前方，我們都要算是「殿軍」了。一向忙什麼了？

羅 來了一個新花樣！

照 啊！什麼分量的？

羅 噫，難說，還沒有頭緒。

照 我總得準備道喜呀！

（孫、王漸隱下——他們多半是平土去了。）

羅 得請幫忙的地方多呢！我正要請教你，老朋友。

照 那一方面的呢？（從袋裏搜出香煙。）

羅 自然是目前相當緊張，可是又相當神祕的戰局！

照（進一支香煙給羅，自己也抽一支）這個我得請教你呀！

羅你就是這股子客氣勁！（接過來，畫燃火柴抽煙。）

照你們是鐵路上的人；交通是戰爭的命脈，鐵路是敏感的神經，有什麼緊要的消息，早從那光亮的鐵軌上，送到你們聰明的腦子裏去了。

羅隔行如隔山，究竟你們是軍事機關。

照（居然神祕起來）你是說這一次長官的用兵？

羅嗯。

照這是長官的神機妙算，我們一個當幕僚的，怎麼敢妄斷軍機，怎麼敢洩露軍機呢？

羅別賣關子了。呃，老朋友，我看這一次更有點玩意。我們「戰術學」上的那個新名詞，的確要成立了。

照一點不錯，這一次又是那個——喫香腸戰術！

羅「喫香腸」戰術，廣東味的嗎？

照別管他廣東湖南，呃，這一次長官的用兵，比較上次，部署得更早，管叫敵人有得來，沒有回去，瞧，最精采的節目又要到了。（更神祕地）這些地方永遠是我們的！

（車站又一陣打點的鐘聲……）

羅那邊車進站了——這那就要開了。

照 再見，老朋友。

羅 成功！老朋友。

（方玲由坡左後匆匆跑上。）

玲 陳參謀，陳參謀！要開車了！——啊！羅先生——陳參謀，你還不去？
照 就走了。

羅 對不起——只管我們說得高興，可讓方小姐着急了，老陳，從你的態度上，我會明白這又是一個有着更大勝利的戰局！

照 因為我們不能再丟一個地方了！我們也不會再丟一個地方了！（丟煙頭，準備下。）

羅 我們要在這個土地上再見！（丟煙頭。）

玲 再見，羅先生！（與照齊下。）

（左邊做工的聲音又起，孫、王吆喝吆喝地在土坡上上下下。）

（左邊，老戴揮着綠旗上來，吹着哨子，搬動着板道閘，讓那邊來的火車開過站去，又招呼着這邊停的火車開出站去。）

（當停站的火車開過去——。）

羅 （又舉起手來，遙向車中人）多給我一點好消息！

（火車開動的聲音，與工人們的吆喝聲，匯成一種巨響！）

（當車聲漸遠時，羅轉身下堤。）

戴 上站去嗎？羅稽查。（收住旗子。）

羅 我打算坐搖車回去。（走——想一想又站定）老戴，我又多了一個「麻煩」了。

戴 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來的。

羅 （較神祕地）你對於這種「事」蠻有趣味麼？

戴 高興得很——只要你吩咐。

羅 （拍拍他的肩）你是很忠實的啊！——有情報：新從桂林到這兒來了一個對手，於我們鐵路上是很不利的，特別紅眼在前面那座大鐵橋，他想讓我們通不得軍車。

戴 啊！他做過什麼案子？

羅 到這兒的第一砲，是指點日本飛機，炸毀了我們的汽油庫！

戴 （緊張地）來頭不小？——他是誰？

羅 並不算大。（更神祕地）一個三等貨的日本間牒！

戴 是男的還是女的？

羅 男的，不過當然有助手，那助手也許是女的。

戴 剛才這麼一車沒走眼吧？

羅 他在這兒的正式交易還沒做成呢！怎麼就捨得走呢？

戴 嗯！這可得留點神。

羅 從現在起，幫我關照點，我們前方緊張軍事的勝利，要靠穩健的後方做後援，特別在這個時候，我們要加緊鋤奸工作！

戴 知道了，羅稽查。

羅 我們上那邊張羅張羅。（往坡左後下。）

戴 這兒就交給我得了。（不自覺地把左手抬高送羅，捲着的紅綠旗又被高舉起來。）

（孫安傑和王小五從他背後上來。）

孫 （望着老戴癡癡的樣子，不覺傻笑起來）喂，老戴，他媽火車開得老遠老遠了，你還舉着旗子幹嗎？

戴 （自己也好笑起來）哦，習慣習慣！——怎麼，車子開過去了，不下來歇歇麼？（一面取下帽子。）

孫 好，歇歇吧！（把鐵剷帶下來）小王！

王 完事了麼？坐坐吧。（卸擔子於坡上，下來。）

（老戴巡先坐下，放紅綠旗於桌上，拿出煙斗來抽，老孫用老戴的火柴，拿出一根自己用紙捲的煙抽。）

（小王不抽煙，在一邊鬆鬆腰帶，拍拍灰。）

孫 媽的，看看火車從自個兒修好了的鐵道上過去，人心裏可真痛快！

戴 誰心裏不痛快！他媽我從昨晚搖到今早上，手都給搖酸了，可還想搖。

王 你是說那些開上去的弟兄麼？老戴。

戴 呃，一個個全是好樣兒的，一車車地開上去，看看叫人真舒服！

孫 咱們也不弱似弟兄們哪！媽的，敵人有的是炸彈，咱們有的是手，敵人能够炸，咱們能够修！

戴 這就是我們的本份了。

孫 可是還趕不上咱們大哥。

戴 你大哥怎麼了？

孫 修路架橋，就他的玩意多。

戴 媽的，你這簡直是「關公二世」。

孫 你說我是關夫子老爺？

戴 替你自己吹了，還要替你的哥兒們吹！

王 昨天晚上你聽見大哥發誓沒有？

孫 沒有。

王 他說，鬼子真要打到這兒來，只要上面有命令破壞，他就用他那個最會點的「黑色炸

藥」，炸爛了鐵橋，叫鬼子過不得軍車。

戴 黑色炸藥？

王 呃，要用導火線引火爆炸的。

戴 這個我也會。

孫 別打岔！大哥還說什麼了？

王 他還說，要是咱們的軍車通過，敵人上午炸壞了，嚮午就得修好。

戴 這是咱們鐵路工人一貫的精神！

孫 大哥就有一點點不好。

王 怎麼哪？

孫 又跟咱們一個不認識的女人泡上了。

王 啊！你說這個。

戴 真的，你大哥的「桃花運」怎麼了？

孫 紅得快紫了！

戴 才這麼幾天工夫？

孫 那女人簡直是他媽的人妖！

王 我也老瞧不上眼，怎麼大哥越有工作，她越把大哥緊纏着？

孫 所以是「人妖」嘛！她把大哥簡直給迷透了！

戴 （突然觸動心機）呃，我問你們，她是不是那個「三等貨」？

孫 什麼，窩子啊！

戴 不是，另外一回事。

孫 我簡直莫名其妙！

戴 你不懂就算了。（他收起煙斗、拿起旗子）人總是有短處的，就不定那人妖終久會變成你們的大嫂，那你們不就得了嗎？

孫 王，去！留着你的吧！

戴 我是正要去——我要找我那個三等貨去，哈哈！

（小馬頸上背着一個盤子，一面叫着從左前上。）

——香煙花生糖！香煙花生糖！

戴 小馬來了。（下坡後去。）

——香煙花生糖！

孫 喂，小馬！你這個小雜種，誰買你的？就在那兒窮叫喚！

小 哦，老孫嗎？叫着讓你買呀。

王 真是一根草一顆露水，小馬居然也做生意了。

小 當然哪，誰一輩子檢煤渣子？

孫 你他媽誰給你本錢！（檢一塊糖丟在口裏。）

小 呃，小人動手！

孫 （拿出兩毛錢丟在盤裏）老子給你錢，不用找，老子還要一塊咯。

小 （收起錢）誰給我本錢哪，（驕傲地）一個躲警報的先生！

王 躲警報還給錢你做生意，誰這麼開心？

小 是在躲警報的時候認識的。他那時住在前面那排新房子裏，他姓康，康先生，——小
王我送給你一塊。

王 我不要糖，來兩顆花生吧！

孫 喂，是汽油庫旁邊那些新房子？

小 （像跨耀一個戰績似的）都他媽一起炸光了啊！

孫 有點兒怪！鬼子的炸彈像長了眼睛似的，就炸得那麼乾淨。（用小馬的火柴，拿出一
個煙斗抽——愛抽煙的人，本來不常用一種方式抽煙的。）

小 嚇，我那天才險呢。

王 怎麼？

小 差一點兒這條命不是我的了。

孫 那算你爸爸我的好了。

小 去他媽，不給你抽，（搶過火柴）說真的，那天那位康先生正要我幫他曬幾床毯子——俄國的，俄國毯子，一會兒康先生有事去了，一會兒就拉警報了。

王 （丟掉花生壳）俄國毯子？

小 紅顏色的，蠻好看！（就順了嘴）一會兒飛機就來了，嚇，嚇！真他媽缺德帶冒煙，炸彈在毯子週圍打了好幾個大洞，汽油庫和新房子這下子可着算了！

王 你呢？

小 屋角打翻了櫃子，櫃子把老太爺我供在裏面，炸彈開了花，我老爺一溜出來，一身土一鼻子灰，算我小馬命不該絕！

孫 他媽禍害一千年！

王 （注意地）那位康先生？

小 險！差一點兒那條命也不是他的了。

孫 怪，這個事兒有點怪！（笑的發現他盤中一個東西）咦，這玩意幹什麼的？

小 （急着想搶過來）鼓，小孩子玩的鼓，那那……那不能動的！

孫 不能動？（他搖一搖）這不是很好玩麼？（他用大力氣搖了幾搖。）

小 （把盤子放下叫起來追）呃呃，老孫老孫，你不要亂搖好不好？

孫（慢慢地停住）不要亂搖？

小 給我吧。（拿過來）這是我的招牌，你給搖破了怎麼辦？

孫 啊？

（左邊傳來一陣同樣的鼓聲。）

王 咦！那兒來的鼓聲？

（鼓聲大響。）

小 誰？（支吾地拿起盤子）……？

孫 走，上那邊看看去。（他拿起鐵剗）小馬，來！（與王往坡左後下。）

小 （回頭往左前看看，慌慌張張地跟下。）

（一陣低微的搖鼓聲。）

（大角一郎和手島英子從左前上來，大角一郎右手拿着一個與小馬同樣的手搖鼓，左臂

勾着一個粗大的手杖；手島英子提着手提包。）

角 小馬，小馬！——小馬不在？

英 你不是說一定是小馬嗎？

角 是呀！只有小馬，我才教他用這個做暗號。（他搖一搖鼓。）

英 一定要找他來嗎？

角 我要他去找張拐子。

英 那個地痞——？

角 管他什麼呢！只要能做事。

英 到底先破壞那裏？

角 下鐵軌接頭的螺絲釘，毀板道閘，破壞轉向台，讓水塔漏水，一樣都沒成功呢！

英 那要快一點兒找他來才好。

角 你那工作是在此地做麼？

英 他忙得很。（看看手錶）幸好我已跟他約定了鐘點在此地相會。

角 好，先看我的。（上坡，輕搖搖鼓。）

英 （傾聽）那邊沒有回響。

角 （重搖搖鼓。）

英 還是——？

角 聽！（重搖搖鼓。）

（左邊有鼓聲回應。）

英 來了？

角 如何！（將鼓收在口袋裏。）

英 又得意了。

角 當然哪！想我當年炸張作霖大帥的時候……。（小馬跑上。）

小 康先生，康先生，別再搖鼓了。

角 有人知道了？

小 差一點兒這個鼓給人拿走了。

英 誰？

小 修路的兩個工人，（向英）康太太。

角 在什麼地方？

小 我騙他們從那邊過去了，他們也說，他們要做工。

角 危險危險！剛做事，得放機靈一點。

小 是，康先生，我沒說什麼。

角 還敢說什麼——下次再這樣，打斷你的腿！

小 康先生我說過我不會做這些事的。

英 讓他去吧——次要小心！

小 是。

角 去，把張拐子叫來。

小 叫到這兒來麼？

角 不！到——還是到上次那個老地方，好講話。

小 我就去。

角 叫他把那個能大能小的「活動螺絲板」帶着，預備——預備六個人。

小 帶「活動螺絲板」，預備六個人——好。

英 好好的做，康先生口袋裏有的是錢。

角 快去，回頭我就給。

小 是，康先生，康太太。——香煙花生糖！（迅往左前下。）

（角看着他去，不提防老戴早在坡後隱現。）

英 我討厭他老叫我「太太」。

角 你不做我的太太麼？

英 那也得成功了以後呀！

角 怎麼會不成功呢？忘了我光榮的歷史嗎？

英 又是那一段呢？

角 當年炸張作霖大帥的時候。

英 還是這個！

角 那時候我就在鐵橋底下埋炸藥，你說我該不該成功？
英 可是你的運氣並不好。

（老戴在小屋子後面隱現。）

角 只要能爲帝國效忠，誰在乎這個！

英 哦，失敬失敬！

角 所以你現在跟着我工作是不容易的，你不是想學川島芳子？

英 就是她的大名把人羨慕死了？

角 還有那法國的路易士姑娘，德國的安娜曼麗，和曼塔哈麗小姐？

英 這不都是些世界著名的女間諜麼？我都欽羨，都想學。

角 可是現在沒有那麼順手了。

英 你是說不容易成功？

角 人多變得聰明了，你想怎麼做，他就想怎麼樣樣子防備。

英 哦！

角 現在全般的情況很難得捉模，你看我們的軍隊在廿四號就渡過新牆河，廿七號強渡了汨羅江，卅一號已抵達長沙城郊了。

英 這個密電我看見了的。

角 所以我想要張拐子慢一點破壞，等我們佔領了長沙，就着鐵道直攻衡陽。

英 東路和西路的皇軍呢？

角 就是這兩路最叫人擔心，他們和中路的攻勢，簡直配合不上。（他們坐下了。）

英 又要叫張拐子早點動手才好。

角 我們也許走。

英 走？你不是還要我加緊工作麼？

角 得防着有人對付我們。

英 哦，倒是的，這兩天我也總是眼跳心煩，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。

角 呃，也管不了許多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們先熱熱再說。（他用手圍着他的肩。）

（劉龍從坡後來，口裏哼着一個輕快的調子。）

英 （推開他）哎呀，你真是——他來了！

龍 （猛抬頭看見他們）咦………？

英 （頓然改變一付態度）喂，阿龍，你真有信用！

龍 哼哼，你早。

英 你比我還早呢。來，讓我介紹——。

角 （改變一付態度——嗓子也改了）貴姓是………？

英 我的頂好的朋友阿龍，鐵路上工務段的大哥，他說過，他最愛幫助人了，我們要是上車，他可以給我們許多關照。

角 這真是世界多難，出外靠朋友，多謝多謝！

龍 得了吧！我忙得很呢！

英 別走啊！阿龍，告訴你呀！他就是我的那個姑爹——三姑爹。

龍 三姑爹？

角 不敢不敢，三姑爹，三姑爹。

龍 我要做工去了。

英 阿龍！你們男人的心都是這樣狠的！

龍 小姐，又是什麼事來這麼大題目？

英 人家在這兒找了半天，一句話也沒有。

角 哦哦，我走我走。

英 你走，你有事，姑爹！

角 我有事有事，（拿起他的手杖）大英，就照你說的那個買啊，回頭一塊兒上火車，麻

煩劉大哥，嚇嚇！（下。）

（老戴看着他下，旋隱。）

英 謝謝你啊！姑爹！——來吧！阿龍，到這兒坐下。

龍 我不坐。

英 怎麼呢，又生氣了？

龍 我問你：你的姑爹怎麼這麼古里古怪？

英 啊？我還以為他怪漂亮呢！

龍 所以你就跟他坐在一塊那麼親熱？

英 我說你又誤會了吧！噫——他剛才才是正比着要跟我到後方去買一個項圈呢。

龍 項圈？

英 得了得了，真是一有交際！就有煩惱！來來，坐下來，坐下來！

龍 我不！

英 （拿出她的全付本領）我要你坐下來！你看看你的手，又是這樣髒了！

龍 做工的人嘛，小姐！

英 我不要你這樣叫我，我歡喜做工的好漢！（拉着他的手。）

龍 好，就讓你歡喜吧！

英 （拿出一塊手帕）讓我來跟你擦擦乾淨吧！怎麼？一天到晚做工？

龍 噯。

英 別那麼起勁，當心你的手指頭！

龍 沒關係。

英 我知道你就是想當領袖：讓人家讚美你呀！說你偉大呀……！幹嗎那麼傻呢？

龍 （看着她，笑笑）……有趣！

英 我知道你又要笑我了——不許你笑！

龍 好，我就不笑。

英 也別那麼呆呀！……喂，我們兩個人的手那一個人的好看？

龍 笑話！小姐們的手還會比做工的手難看嗎？

英 不，我是說我的手固然美，可是你的手更有力量！

龍 哦……不，女人的手也很有力量。

英 誰？那些女人？

龍 多得很——比方說那些謀殺親夫的，那些下毒藥給男人吃的！

英 哦……（條地走開。）

龍 不是麼？

英 （望望他）我真沒想到你會說出這樣的話！

龍 你也怪愛生氣啊。

英 不是，我們的友情還只剛剛開始，怎麼就能這樣不吉利呢！

龍 那麼再坐一坐吧。（突然想起）你的牙痛好點了麼？

英 （警覺地）哦，不礙事，昨天讓醫生瞧過了。

龍 讓我瞧瞧好嗎？

英 不，口裏有味道的！（嬌媚地）總還不是你的嗎？（又拉着他的手）真的，我說你不要那樣子做工，日子長着呢！

龍 不，一會兒我還要去試驗炸藥。

英 啊！幹什麼？

龍 鐵橋——呸，你忘了前方緊張的戰事嗎？

英 你們不是還在修路麼？

龍 消息是一會兒好一會兒壞的，誰也說不定。我看你準備上車吧！這地方你不應該久呆！

英 不，阿龍，我不能離開你！

（孫安傑從坡後上。）

孫 大哥！

龍 有什麼事麼？安傑。

孫 快出事了。

龍 怎麼，誰來了。

孫 站長，羅稽查，還有縣政府裏的人……都在那邊。

龍 站長怎麼說？

孫 他說車馬上要倒回來。

龍 車要倒回來？

孫 呃，七十二次，剛開出去的一次加車，統統要倒回來。

英 什麼呀？前方來了什麼消息？

孫 嗯——大哥，你過來。

龍 前方消息怎麼樣？

孫 你看又被她纏住了！——敵人離長沙只有幾十里了！

龍 有這麼快？

孫 站上的人都這樣說。

龍 糟，糟糕了！

英 我怎麼辦呢？阿龍，我怎麼辦呢？

龍 （推開她）趕快想法子走哩！走，安傑。（對英）一會兒我跟你弄張車票來。——

哦！小王也跑來了？

（王小五和老戴一起匆匆上來。）

王（他着那把剗子）大哥大哥，怎麼還不去呢？

龍我這就走。

孫怎麼哪？小王。

王消息更不好了，路要「徹底破壞」！

戴（仍然拿着他的紅綠旗——心事重重）是的，等車倒回來了，就動手破壞。

（車站一陣打點的鐘聲……。）

孫好了，車快到了。

龍我們走。（二人往坡右下。）

戴（有用意地看了英子幾眼，向坡下面的人）咱們回頭見。（往坡左下。）

英阿龍阿龍！

（大角一郎換了一套裝束，仍拿着他的手杖，帶着空着兩隻手的小馬從左前上。）

角是的，阿龍阿龍，叫他不要走。

英可是他已經走了。

角你這個沒有用的！——他交代了你什麼？

英他說回頭送我上車。

角 那——嗯，還有機會。——小馬！

小 是，康先生。

角 你說張拐子還要什麼？

小 他還要錢。

角 你們他媽的就知道要錢。

小 不是，現在生活高了！——再說，不爲錢，誰幹這個。

角 不許再講！（從口袋裏拿出一捲鈔票）去，拿給張拐子。

小 （草草一點）祇五十塊？

角 再加五十塊還嫌少了？

小 嗯——。

角 別傻了，現在消息好了，是叫他要人「不動手」。

小 不動手？

角 呃，好讓我們的兵早點過來，我跟你們說的好處都兌現。

小 可是不管動手不動手，張拐子說你許的錢不應該少。

角 去，那麼嚕嘛！

小 康先生！

（車站第二次打點的鐘聲……。）

英（把錢放進小馬口袋中）放聰明一點，康先生此刻有事呢！

小 康太太，再要剋扣我們的錢，我真是不幹了。

英（一楞）去去，（送小馬下。）

角 車就進站了。——呃，他說送你上這次車？

英 大概是吧！

角 那要抓住這個機會，把他一起捲走！

英 好。我看少了他，那些工人就像沒有魂似的。

角（祕密地拿出一張報紙）給總卡的電報我已經擬好了，交給你，帶到衡陽去發。

英 對於他，我還不知道有沒有把握？（接過電報稿。）

角 用點功夫，這是我第一次要你單獨工作。

英（指電報稿）放在那兒好呢？

角 我看——還是擺在你的假牙齒裏吧，那個地方很穩當。

英 好。（正待張口取假牙放進——）

（火車聲響——它進站了。）

角 讓我看這火車裝些什麼？（掛住手杖於臂，從懷中取出望遠鏡探視）怎麼？馬廐！

兩個車頭一塊兒掛回來了？

英（把電報暫時改放在手提包裏）啊？兩個車頭一塊兒掛回來了？裝些什麼？

角傷兵——馬鹿！許多許多的傷兵！喲喲，好鏡頭！

英（也跳上坡）讓我看看，讓我看看。

角好，讓你看看。（把望遠鏡交給她，自己機警地把他那根特製的手杖的接頭處扭開若干）呃，我得把這個好鏡頭來幾張。

（車輪聲大響，車突突地退去。）

英（她取着高低不等的姿勢遠眺）哎呀！好多傷兵哪！……怎麼你又打算照像！

角別叫，我今天得試試這個最小最新式的照相機。（作照相的姿勢，跳到坡後面。）

（車到站的聲音，停車的哨音——一種牛角聲，人下車的聲音……）

英（舉着望遠鏡）來幾張好的——照那邊，那邊！——哎呀！傷兵哪！難民哪！……！
啊！那些重傷的還睡在敞車上呢！

角（從坡後走上來，一面旋擺手杖）好極了，拿到上海，這都是寶貴的國際宣傳材料。

（車小規模的移動聲，馬的嘶叫聲……）

英哪，還有砲兵，馱砲的馬在叫！

（馬叫聲——）

角 好鏡頭，再來兩張。（剛預備下坡）啊！那邊有人架電話？

（大斧頭釘木柱的聲音……）

角 （把手杖給她）你拿着這個，望遠鏡給我——砲兵？

（從左後電線桿突然摔過來兩根電線。）

英 啊！（驚慌地把手杖掉落地。）

角 你，該死？（急拾起手杖）糟糕，鏡頭的玻璃給摔破了！糟！……

（左邊方玲的叫聲——）

——陳參謀，陳參謀，電話線已經摔過去了。

角 糟，有人來了！——還不趕快走，叫人割電流！（拉英子下。）

（羅克明從左後穩健地閃上。）

羅 走？……看你往那兒飛？（巡視地面，拾起玻璃，笑笑）哼哼，把這個玩意兒摔壞

了！（他用一條手帕把它包起——看看左邊）讓我安排一個天羅地網，看他往那兒躲

藏？（收起手帕包，將往左後下。）（陳照捧着一架電話機，方玲捧着一對電池，提着一

個旅行包從電線桿側上來。）

照 你看，這兒不好做一個連絡站麼？（把電話機放在桌上）咯，它的位置就在這兒。

玲 （放下電池）我們把它結起來。

照 讓我來，你來招呼機子。（用鉗子，把電話機上的線和摔過來的線分別向電線桿結起。）

玲 （把電池和機子發生關係）那些工人剛才還在修路呢！現在又在那兒拆了，真是辜負了他們的熱情！

照 呃，剛才列車經過的時候，還看得出新平的路基和新放的枕木。

玲 戰局真會給他們失望嗎？（從旅行袋內拿出一塊布拭擦電話機。）

照 （他仍然是一直樂觀地）我看事情沒那麼簡單吧！……別急，讓我們靜靜地等待好消息。（線結好了）我先來試試電話。（他搖搖鈴子，拿起聽筒）喂，喂，總機嗎？……第二連絡站已經裝好了，啊？還清楚吧？……各站都可以通話了嗎？哦，一會兒就好了。……有什麼新情況？……啊，等一等看。（放下聽筒）等一等看吧！（羅克明和老戴從坡後上來。）

羅 （舉着那個手帕包）這塊玻璃的名子就叫「鏡頭」，是照相機上最妙的部份。他所偷偷地照的那幾張相，其實那麼一摔也就完了。——哦，陳參謀，電話架好了嗎？

照 呃，你看！

玲 並且我們已經向總機通話了。

羅 有工夫！那麼，老朋友，這筆案子看我的，消息就要看你的了。

照 當然，看你的也看我的。

羅 （看看電話機，想一想）我還要借你這個玩意兒用用。

照 好讓他上勾是不是？當然沒有問題。

羅 老戴，就叫劉龍來吧！我已經跟他說明白了，他是一個有血性的人！

戴 我看他會捨不得那個「人妖」。

羅 不但要他「捨」，我還要他從那「人妖」手裏找點什麼證據來，——把旗子放下吧！

戴 知道。——叫小王來也是你說好了的麼？

羅 他跟你一樣，很高興做這種工作！

（戴進小屋子裏把旗子放下。）

照 他站上的工作呢？

羅 站長已經特許他幫我工作了。

戴 （從小屋子裏出來）羅稽查，張拐子，小馬，我說過了，可不能讓他們跑了啊！

羅 都在我心裏。你快去吧！（老戴下。）

（坡右後工人們拆路的聲音漸起）

玲 （上坡）那邊倒怪好玩，這邊羅先生既然有事，陳參謀，我們上那邊去看看好麼？
（破路的工人們的吆喝聲大響。）

照（上坡）聽着這種聲音真叫人感動，工人們是這樣熱情，對於鐵路的修復和破壞，他們是一點怨意都沒有。

羅一方面他們知道敵人的兇殘，一方面他們懂得爲大局着想。

照（下坡）呃，需不需要我幫助你？

羅還不怎麼需要——你不是正忙着麼？不過逮着的人應該先押解到貴部。

照自然。那麼，（指右前側方）我們先去那邊連絡站看看。

玲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照你要知道究竟麼？走，上那邊去我告訴你。（帶着方玲走向右前側方，回身同羅指電話機）交給你了。（下。）

羅（揮手送他們下，轉過身來搖電話，剛拿起聽筒——）
（劉龍從坡後上。）

龍羅稽查！

羅啊？（對聽筒）喂，對不起，請等一等。（放下。）

龍我碰見老戴了，他又跟我說了。

羅決定了沒有？我想你是很明白的。

龍……。

羅 男子漢，應該氣魄一點——特別是對於這種女人。

龍 真要我把她逮住麼？

羅 還應該從她身上找出點東西。

龍 哦！

羅 她有什麼特徵？

龍 沒有——她就是愛看我的手。……哦，有了，她常說她的牙齒痛！

羅 牙齒痛？……怪！那麼你要注意她的口！

龍 口裏還藏得住什麼東西？

羅 說不定的，你快去吧！

龍 我把她帶來到這兒上車嗎？

羅 最好。對於她，那就決定在車站下手。

龍 還有她的那個假姑爹呢？

羅 那個你別管，交給我得了。

龍 我快去快來。（由左前下。）

羅 （看着他去，回身從口袋裏搜出一個卡片研究了一下，即搖電話，拿起聽筒）喂，總機，請接車站護路隊，……是的。……喂，是的，我羅稽查。……啊！王班長嗎？……

好，王班長，（較低）張拐子怎麼樣？什麼，連小馬一起逮住了！好極了！……喂，有沒有走什麼眼色？……啊，做得很乾淨？有工夫！……喂，幫我逮人的弟兄來了沒有？……來了？很好，叫他們不聽槍響不要出來。……喂，王班長，劉龍一會兒就來了，帶着那個女的，就在車站下手。……聽清楚了沒有？注意，還是要做得乾淨……好，好。（放聽筒，拿出另外一張卡片唸）F 29號……，（拿筆在上面做一個簡單記號，警覺左前方）哦，已經來了？（藏身在坡右後。）

（劉龍拉着手島英子上。）

龍 大丈夫的話當然算數，說了送你上車還能不送嗎？——喂，你姑爹呢？

英 （披上了一件短大衣，提着一個小皮箱）就是你拉呀拉的走得這麼快，他當然跟不上哪！

龍 我去扶他來。

英 不用了，他也許有事——他自己會來！（上坡）車什麼時候開？

龍 傷兵還沒有卸完，卸完了就開的。

英 要那麼大工夫呀？

龍 喂——他們要把重傷的和輕傷的分送兩個地方。……你問這麼清楚幹什麼？

英 不——呀，電話機，那兒來的？

龍 老是那麼大驚小怪，那邊更多呢！走，上那兒看去。

英 不，我姑爹呢？

龍 他不是自己會來麼？（拉她從坡後下。）

英 呃呃，慢一點，慢一點。（被拉下。）

羅 （急從坡後出來，看看左前方，折轉再搖電話）喂……護路隊……喂，王班長，啊！
喂，人已經來了，注意，動手！

（王小五從坡後突上。）

王 羅稽查，羅稽查。

羅 小王，你這個冒失鬼！

王 你叫我來的嗎？羅稽查，我躲在坡後看着大哥把那個人妖拉走的。

羅 你也有這種工夫！

王 那位假「康先生」呢？

羅 馬上就到。——來，小王，你往那邊看看，有人來了沒有？……小心一點！

王 （到左前）沒有……，啊！有！（聲低）一個穿長袍子的人很快地走向這兒來了。

羅 啊？（急到左前）這就是那位「康先生」……快，先別讓他們看見我們。（與王分別在屋後坡後藏起。）

（大角一郎匆匆從左前上。）

角（先叫一聲）阿英，阿英，……咦，真上車站去了？……（站定了，瞪着眼看電話機）沒有人？……（從口袋內搜出鉗子）讓我先割斷它的電流！

羅（閃身而出，舉手槍）放下！張開手！

角啊，糟！……（鉗掉落地。）

（王小五也閃出來了。）

羅小王，先搜出他口袋裏的槍來！

王（搜出大角的槍，交給羅。）

羅別動！放漂亮一點！這一次算你倒霉了。去，小王，拿過他那隻手杖。

王（拿過大角的手杖，並拾起鉗子。）

角哈哈，繳了我的槍，還怕我的這個！

羅我怕？我要的是那裏面的照相機。小王，好好拿着，別讓再掉了。（走近角，揭起他的帽子，從自己小口袋裏掏出那張卡片對一對）是你 F 29 號！

角你怎麼知道——？

羅你資格很老，可是沒什麼出息！

角啊？……

羅 今天還得請你委曲一下。

小王，繩子呢？

王 （從口袋裏拿出）在這兒。

羅 手杖給我——把他細起來！

王 （敏捷地照做。）

角 你——你們怎麼敢侮辱我？

羅 哈哈！我怎麼敢侮辱你？我祇怕你給我們麻煩。（等王細好，收起槍，舉起手杖）
走！

（陳照與方玲由右前欣欣地跑上。）

照 好，你也做得乾淨！

羅 （拉手）哦，老朋友的福氣。

照 不，這是你的智慧和英勇。算得上一個好消息。可是，我還要告訴你一個更好的消息！

羅 更好的消息？

照 呃。這是長官和前線將士的成功，也是我們的幸運：長沙敵軍，已經全部潰敗！

羅 啊！你的話兌現了！

照 我們從那邊連絡站剛剛得到電話：突犯長沙的敵寇，經我軍堅忍苦鬥，與我外翼各路大軍迅速的合圍——大包圍，我勝敵敗，現在已完全定奪！

羅 王：哦……！

玲 羅先生，聽說數字很大呢：敵人的第三、第六兩個師團，遭我軍內外夾擊，死傷兩萬多人，其餘的殘敵，我軍正在給他一個大殲滅！

角 啊！（坐倒下去。）

照 你說算不算得好消息？

羅、王：好消息！好消息！

（電話鈴大響。）

玲 瞧，準是更好的消息來了！（拿起聽筒）喂，是的，第二連絡站，我們已經上這邊來了，接着剛才的好消息，長沙外圍的敵軍，已經全部潰退了，喂，是的。我軍正展開什麼——殲滅戰——大殲滅戰！是的，我們應該發動軍民鳴放鞭炮，徵集慰勞品，輸送前方……是，是。（笑）哼……（放聽筒）真是好死了，我們怎樣辦呢？陳參謀。

（孫安傑從坡右後跑上。）

孫 羅稽查！

羅 啊？

孫 劉大哥呢？我們要他放炸藥？

照 還放什麼炸藥？

孫 橋還沒有破壞呢！

王 怎麼，「好消息」哥兒們還不知道嗎？

孫 什麼好消息？（發現大角）是逮住了這位「康先生」？

玲 呢，還有更好的消息呢！

羅 快去，要叫他們別破壞！

照 我們打勝仗了！

羅 站上消息真是慢，我上站去。（剛一移動，迎面與劉龍碰着。）

龍 （帶着手島英子）我已經把她帶來了，羅稽查！

羅 啊！怎麼個情形？

龍 她當然是一個間諜！這是證據——電報稿子。

孫、王：大哥！

羅 從那裏搜出來的？

龍 嘴裏——她有四個牙齒是假的，放着幾張捲着的紙。

角 啊！……（坐臥地上）可恨！可殺！……哦！

王 別動！

羅 也做得乾淨！可是這是個……？

照 讓我看。〈拿過〉密碼？……這一定是一種怪式的！……不礙事，我們部裏面有位密碼專家！〈收起電報。〉

孫 到底還放不放炸藥？

羅 對了，我們還沒阻止呢！

〈那邊工人的吆喝聲又起。〉

孫 〈上坡〉趕快，他們要大動手了！

〈工人們的吆喝聲大起。〉

龍 讓我去——。

〈那邊轟然一聲巨響，煙霧瀰漫。〉

〈大家驚退……。〉

〈老戴從坡後跑上，看定了人——。〉

戴 呃呃，諸位諸位，好消息！好消息！

羅 你們已經知道了？怎麼還要放炸藥呢？

戴 噢，誰放炸藥？我們在把炸藥當鞭炮點呢！

大家（欣喜地上坡）呵！

戴（遙指右後遠方）你們看，鐵橋不是好好地在那兒麼？剛才站長到那兒去了，告訴我們前方打了大勝仗，路不但要停止破壞，而且還要馬上修好，讓這列車立刻開到前方，是我一樂，就把已經拿出用的那些炸藥，就當鞭炮給點了！

大家 好老戴！

戴 車馬上要開前方，我得拿旗子去啊。（跑進小屋拿紅綠旗出來。）

羅（指角、英）把他們先解到那兒？

照 解到站上，先審口供。

王 喂，老戴，看着這個玩意兒沒有？

戴（看角、英奇怪地一笑，用旗子一撩角的臉）咳，「康先生」！……嚇嚇！

龍 兄弟們，車又要開到前方了，趕快修我們的路去！

羅 辛苦你們了，把他交給我吧！

孫、王：再修路去啊！（躍下。）

龍 再修路去啊！（躍下。）

照 方玲！照呼一下電話。（牽起角來）喂，你們一塊兒走吧！她正等着你呢！（帶上坡，一同下。）

羅（跟下，轉頭）老戴，車要開了，這又得瞧你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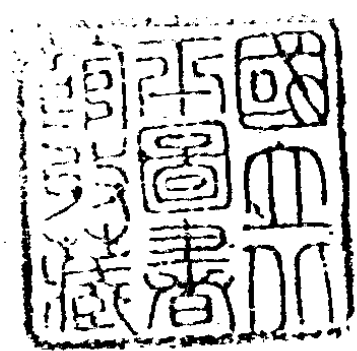
戴當然，再瞧我的！（他一吹哨子，高舉綠旗——）

（右後一陣工人們修路的吆喝聲起，左後火車頭「都」的又一聲鳴叫中……。）

——幕——

卅一年二月，宋陽；

時在湘，幹訓團藝教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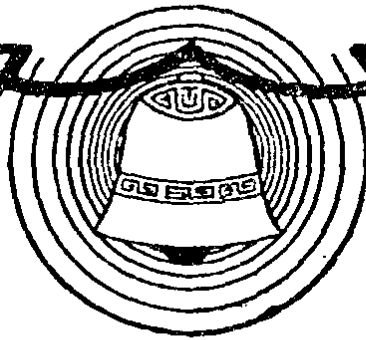


創 作 劇 本

雨 夜(現代戲劇叢書)
 長恨歌(現代戲劇叢書)
 關 羽(現代戲劇叢書)
 殘 雪(現代戲劇叢書)
 燕市風沙錄(現代戲劇叢書)
 江南之春(現代戲劇叢書)
 撫 養(現代戲劇叢書)
 面子問題(建國文藝叢書)
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(建國文藝叢書)
 黑字二十八
 飲水衛生及其它
 衝出重圍
 生死線
 聖 戰 曲
 厓 山 恨
 上海之夜
 老 教 師
 飲馬長城窟(青年守則劇本)
 人之初(青年守則劇本)

王 趙 趙 包 王 馬 文 老 丁 曹 陳 趙 陳 邱 趙 左 蕭 袁 洪
 右 循 清 起 夢 彥 治 西 禹 果 如 啓 循 明 斧 英 琛
 家 伯 閣 權 鷗 祥 平 舍 林 等 夫 琳 蕭 楠 伯 明 斧 英 琛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

現代戲劇叢書

撫養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七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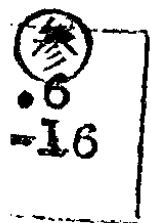
主編者	張道藩
編著者	文治平
發行人	吳秉常
印刷所	正中書局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(2021)

整裝
：開
紙

還・本

2/1



1.70